



荷塘明月

有时，我们可以哭一下

古丽蓉

玛格丽特在公司最后一天的情形糟糕极了。

我和玛格丽特认识，是因为她是我的老板。她和珍妮在我申请这个公司工作后一起和我面谈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快就喜欢起她优雅打扮，善良的笑容，自信的态度和幽默的风格。来到公司上班后，我的办公室和她的办公室很近，中间只隔着一个部门总头目卡特里娜在黄金角落位置的大办公室。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做项目，一起参加公司各种活动，一起聊家常，渐渐成了好朋友。

快乐的日子很多，有时甚至有些荒唐。玛格丽特比我年长10岁，又在公司身居高位，平时有时外面还会严肃些，但退回到我们这个办公楼角落，除了挺奇怪地有一个白人小伙子是卡特里娜的秘书，其余几个全是公司里年龄不轻的女性资深经理、项目总管，所以我们交往起来挺放松。除了有时

无情地拿小伙子多变的爱情故事开玩笑，我们也不分大小拿自己开开玩笑。记得我告诉大家午饭后我要关上门休息一会儿，玛格丽特一天午饭后就推门进来，笑嘻嘻地说我来察看一下劳拉你不是在偷看黄色录像吧？

所有这些办公室的欢乐在玛格丽特最后一天的哭泣中变成了过去的回忆。我和珍妮在她的办公室里，看着她在公司十多年工作积累下来层层叠起的文件，她自豪地放在书架上的女儿、儿子的大幅肖像照片，她从世界各地旅游带回来的许多小纪念品……看着她不知从哪里开始下手收拾时那种无奈无助的眼神。公司最高层因为各种原因，将玛格丽特解雇了，并且按照规矩，要求她当天收拾完毕当天离开！

卡特里娜作为大老板，那天一大早就亲口告诉了玛格丽特这个坏消息。这也罢了，她还顺带数落了一下玛格丽特。

而实际上公司当时的困境不是由于一个人的责任。这一打击让玛格丽特完全无法接受，她像一个伤心的孩子，一时间不知所措，一边委屈地流泪，一边不停地说：怎么能这样呀？怎么会这样呀？

我们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有时我们约着出去聚餐一顿，有时我们电话聊天或电邮通讯，更多的时候，我们在



facebook（脸书）上互相关注。

玛格丽特离开我们公司后，又找了一家公司，在那儿担任领导。可不幸的是，一年后她癌症复发，只好辞退工作，专心治病。这一次人生颠簸，一晃就是七、八年的光阴。在这期间，我看着她应对人生的种种困难，学习到了太多美好的人性。

玛格丽特一向喜欢栽种花草和拍摄花草。每年新年之际，她还常常用自己拍摄的花草图片做成挂历，送给朋友。与癌症抗争过程中有一些精力的话，她就到一些花店去义务帮忙，久而久之，竟给自己帮出一份花店工作来了。每当春天卖花卖草生意多时，她就正儿八经成了花店的临时工，成了一个体力工作者，搬盆搬花，给买花草植物的顾客讲解知识，出谋划策。想起她曾经是公司的



高薪高层管理人士，挥斥方遒，统筹大局，指挥众人，一语定夺；如今她可以完全放下以前的架子，以同样的热情，同样的欣然态度，同样的认真负责劲儿，干着一份收入极少的季节性小工的差事，这种能上能下，平和坦然的生活态度，着实让我对她充满了敬意。

我想，玛格丽特的这种坦然，和她的博爱精神，是同一种理念的不同表现。在她看来，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她领

养亚裔孤儿，由衷地赞美低级别黑人同事，热情帮助外国籍员工的移民事务，为同事烤蛋糕庆祝生日，用个人资金买早餐给项目组所有人，不计种族成规，积极提携得力人才，和我们真诚交往……

也是这同一种悟透人生的坦然，让她在与顽固癌症的不懈较量中，始终保持一份难得的优雅，保持一种近乎超越现实的平静，那种放下来之后的人才可以具备的自嘲力和幽默感。除了努力快乐地活着，她让我们看到她去欧洲会见家族亲戚，看美好风景，观赏她先生的乐队表演，以及孩子们上学、毕业、交友、工作的各种幸福；也真实地让我们看她进行化疗时完全秃了的头皮，她蜷缩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然后是不久前，她结束了化疗，笑着感谢有关医务人员，和他们的合影。

两周前，我在小儿子的足球比赛场外观战，一边不时为儿子的队大喊大叫夸奖鼓劲一阵子，一边还和朋友克里斯蒂





娜聊天。克里斯蒂娜是个出生于美国南方 Arizona 州、大学学绘画出身的金发美女艺术家，今年 37 岁，已是 5 个孩子的妈妈。她的前三个孩子是和第一任先生生的，后面两个小的是和现任先生生的。她的大儿子正在场上比赛，所以她也是一会儿冲着儿子大叫大嚷，打气鼓励，一边和我聊天，还一边看着拿着洋娃娃玩具跑来跑去快 5 岁的女儿萨拉，一个在婴儿车里安静睡觉快 5 个月的小儿子。

克里斯蒂娜现任先生与以前的太太有两个已是少年的孩子，这两个孩子一半时间在爸爸家住，一半时间在妈妈家住。五个大孩子都玩各种不同的体育，有的还玩不止一种。想到我们两个大人同时管两个儿子各种体育活动、钢琴、义工等等忙得手忙脚乱的情形，我实在是在被克里斯蒂娜家的紧张活

动节奏震撼住了。

“啥，你竟然还找到时间给萨拉手指脚趾涂上了指甲油！”我这样夸奖她。

克里斯蒂娜乐了，说她自己去沙龙做指甲时，只好带着萨拉。沙龙工作人员会做生意，只要十来美元，就给小女儿也涂了全套指甲。

婴儿车上克里斯蒂娜的小儿子动了一下。我转过头去，看见他正在津津有味地吸吮自己的拇指。

“得，你这个儿子喜欢吸手指，你也许得考虑考虑怎么办，别让它成了孩子长大后一个改不掉的坏习惯。”我对克里斯蒂娜说。

她苦笑着伸开两只手，让我看她的指甲。我赫然看见每个指甲都被咬平了。“我自己就有这个毛病！”克里斯蒂娜老老实实在地向我承认。

这真是一幅挺不协调的画

面。克里斯蒂娜面容美丽，身材高挑健美，发式、穿着都很时尚，典型美国学校啦啦队女孩的模式，可她的手指指甲却如此不上乘。

“事儿太多了，我前天快受不了了，我觉得我要崩溃了，所以我一急之下把指甲全咬了。”她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的指

甲，刚才阳光灿烂的脸暗了下来。

我想起多年前玛格丽特在公司的最后一天，在她的办公室。她坐在我对面，一边拭泪，一边无可奈何更像喃喃自语的话：“怎么会这样呀？”……

我想起自己有多少次，在受到挫折时，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流过的眼泪……

我拍了拍克里斯蒂娜的手臂，很肯定地对她说：“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可以哭一下的。”说完之后，我们两人顿了一下，然后我们很理解地笑起来。

几天后，克里斯蒂娜在她的 Facebook 上贴了她在自己装饰精美的家中给小女儿萨拉办五岁生日活动的照片。没有眼泪，没有抱怨，只有粉色的汽球，粉色的桌布，彩色的小蛋糕，欢笑的孩子。萨拉穿着丝裙，高兴地在房子里跳跃着，奔跑着，一派幸福。📷